

古代詩文總集選介

GUIDE OF ANTHOLOGIES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PROS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

A SERIES OF GUIDE BOOKS TO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古代诗文集选介

张 涤 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次

导 言	1
一、《文选》	20
二、《玉台新咏》	29
三、《文苑英华》	35
四、《唐文粹》	40
五、《古文苑》	49
六、《古文观止》	53
七、《全唐诗》	60
八、《唐诗三百首》	76
九、《古文辞类纂》	85
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04
十一、《骈体文钞》	113
附 录	119

导 言

(一)

“总集”的名称出现于六朝，是梁阮孝绪定的。孝绪《七录·序目》：“文集录第三曰总集部，十六种；第四曰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两部并计二百八十九种。”①《隋书·经籍志》把两部合为总集一类。自此以后，唐、宋、元、明诸史的《经籍志》或《艺文志》相继采用，于是总集一名就通行了。

刘师培《论文杂记》说：“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汉志》载颂、赋、诗一百家，皆不曰集。晋荀勗分书为四部，四曰丁部，不曰集也。宋王俭作《七志》，三曰文翰，亦不曰集也。文集之称，始于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以为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创，则文集至东汉始有矣。）”又说：“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至于东汉，文人撰作，以篇计，不以集名（观《后汉》各列传可见。后世所谓《张平子集》、《蔡中郎集》者，皆后人追称之词也。）六朝以

①阮孝绪（公元479—536年），南朝梁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士宗，隐居不仕。他的《七录》十二卷，《隋志》著录，是目录学的重要著作，惜早亡佚，其序文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

降，集名始兴，分总集、专集为二类。”^①刘氏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最后几句容易使人误会总集与专集（“专集”也称“别集”）同时并起，其实总集是在别集大量涌现之后才有的，没有别集就不会有总集。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上》：“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疵，览无遗功，可谓学矣。”^②这是说文集多了，阅者全读或选看都有困难，于是就需要编录总集。《隋书·经籍志·序》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总集之所以应运而兴的原因，但以为总集始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却是不正确的。

考《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均题挚虞撰。虞（公元？—311年），字仲治（按：治，《晋书》作“洽”），长安人，皇甫

①《刘申叔先生遗书》本。按《四库提要》集部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苟况诸集，后人追题也。”所说不如刘氏的详确。

②《隋志》著录《金楼子》十卷，今本只六卷。《立言篇》见卷四。

谧弟子。晋武帝泰始中举贤良，累官至光禄太常卿。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洛阳大饥荒，饿死。传见《晋书》卷五十一。他的《文章流别集》，《晋书》作三十卷，阮孝绪《七录》作六十卷，与《隋书·经籍志》不同。但书已早佚，只有《艺文类聚》等类书尚保存了若干条^①。《文章流别集》之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杜预《善文》五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四十九卷），也列于总集类内。杜预（公元 222—284 年），字元凯，是晋初的名将，又是学者，年辈与皇甫谧略相当，早于挚虞。他的《善文》问世也在《文章流别集》之前。《史记·李斯传》裴骃《集解》引用一个隐姓名的辩士《遗秦将章邯书》，并说：“此书在《善文》中。”可见《善文》就是好文章的汇编，挚虞的《流别》可能即仿杜书而作，只可惜《善文》也早亡佚了^②。

东汉末，曹丕有《与吴质书》，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③姚振宗《三国艺文志》集部总集类著录魏文帝《建安七子集》，即据《与吴质书》。书中所说的“昔年”，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这年发生了一次大瘟疫。据

①严可均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辑得十二条，见《全晋文》卷七十七。 ②《善文》，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即未著录，大约亡佚于唐末五代。

③《文选》卷四十二。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曹丕此书作于建安二十三年，即在大疫的后一年。编录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的遗文为一集，也即在这一年。再过八年，曹丕就死了。这时，杜预还只四岁，所以七子遗文集实早于《善文》几十年。就现在所知，总集没有比这更古的了。

但有人认为总集的起源可以往上推。如刘师培说：

《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皆无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旧作，汇为一编，犹近世坊间所行之撰赋也。共二百三十三篇。）而班《志》于区分之意，不注一词。近代校讎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①。

刘氏所说“近世校讎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这话不大准确，因为章学诚就已经说过：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②。

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

①《汉书艺文志书后》，《左盦集》卷八。 ②《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

《七略》为蓝本，它对古赋的分类也本之二刘^①。若照章、刘的说法，那么，总集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楚辞类小序：“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又《楚辞章句·提要》：“刘向哀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楚辞》的纂辑也出刘向之手，这是总集滥觞于西汉的又一证据。

但有人认为总集的起源还可以再往上推。如魏源说：

有笔诸书矢为文字之言，即有整齐文字以待来学之言。请言《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网罗放失，纂述整齐文字之学，自夫子之纂《六经》始。后世尊之为经，在当日夫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③。

这就把总集的出现追溯到孔子纂辑《六经》的春秋时代，即较刘向校书时提前了四百多年。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六经》中的《诗》、《书》，就确是“一代诗文之汇选”。不过，不管是西汉说还是春秋说，都

①参看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七略佚文序》。 ②卷一百四十八。 ③《国朝古文类钞序》，《魏源集》（上）。

是指总集的萌芽时代说的。这一时期的总集，除《楚辞》外，收录的作品大都不标作者姓名（有主名的只是极少数），其来源也往往不易考察。不象后来的总集作品都有主名，且经过纂辑者的编选，其来源多出于别集。两者的情况显然不一样。还有一层，《诗》、《书》已被后世尊为经典；《楚辞》自《隋书·经籍志》把它另立一类之后，目录书相沿承用，也从来认为应列入总集。因此，严格地说，真正的总集应该是指后来的总集，即从《建安七子集》、《善文》开始的总集。但二书已佚，故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的嚆矢。这正如探黄河之源，只到积石山也就可以了，不必再上溯星宿海了。

(二)

总集，就是从《文选》算起，也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总集，仅就史《志》所著录的说，数量就很可观，试看下表：

书 名	著录部数	著录卷数	备 注
隋书·经籍志	一百四十七	二千二百一十三	原注：“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八百九十二	一万二千零二十八	

书 名	著录部数	著录卷数	备 注
新唐书· 艺文志	九十九	四千二百二十三	原注：“李淳风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八百一十三卷。” 内十五部无卷数
宋史·艺 文志	四百三十五	一万零六百五十七	
元史新编 艺文志	八十一	九百五十四	
明史·艺 文志	一百六十二	九千八百十	
清史稿· 艺文志	五百零三	一万五千四百二十	

应该指出：过去的目录学家对图书的分类不是很严格的，常有应归入总集而未收，或应剔出而未去的。又，各家补《志》增补的总集为数还不少，这里统未列入。所以上表所示只是大概的情况，不过用来说明总集历代都有作者，而且其总数在不断地增加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小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① 据此，知总集可分两大类：

一是务求全备的总集。这一类就是李元度所说的“征文”^② 魏源所说的“广存”^③。特点是不问作品

①卷一百八十六。 ②见《湖南文征序》（代李瀚章作），《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四。 ③见《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

的好坏长短，一律收罗，甚至连片语断句也囊括无遗，目的是力求做到一个“全”字。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全金诗》、《全元散曲》等等就是①。（当然，它们也有程度不同的遗漏，还不是真全。）也有书名虽未标明“全”，但实际上也是力求完备的，象《文苑英华》、《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清文汇》、《乐府诗集》、《古诗纪》、《历代赋汇》等等就是。这一类，品种不算多，但每一种部头都大，除个别的以外，往往都多到百卷以上，乃至千卷（如《文苑英华》、《全唐文》）。编纂这样的大书，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编者是十分辛劳的，但钩稽、甄录，萃万编以成一帙，可为后人节省无数时力，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

一是采摘精华的总集。这一类，就是李元度所说的“选文”②，魏源所说的“审取”③，通常称为“选本”。《文选》以后的现存选本，数量极多，所以有人甚至主张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另立“选类”一门④。

为了便于称说起见，我们不妨把前一类称为“总集甲”，后一类称为“总集乙”。

总集甲，按时代分，有两种：

①《全宋词》三百卷，今人唐圭璋编。《全元散曲》二册，今人隋树森编。其余各书，见本书正文或附录。以下凡见于本书者均不再注。 ②见《湖南文征序》（代李瀚章作）。 ③见《经世文编五例》。 ④清管世铭说，见《韞山堂读书偶得》。

一是专辑一代，如上举的《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等是。

一是兼收各代，如上举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诗纪》、《历代赋汇》等是。

按地域分，也有两种：

一是专辑一地，如《丹阳集》、《姚江逸诗》、《临川文献》、《金华文略》等①。

一是兼收多地，如《濂洛风雅》、《广东诗粹》、《山左明诗钞》等②。

此外，又有按体裁编录的，如《万首唐人绝句诗》、《古乐苑》、《三家宫词》之类。按家族编录的，如《窦氏联珠集》、《吴越钱氏传芳集》、《文氏五家诗》之类③。如此等等，种类是繁多的。

①《姚江逸诗》十五卷，清初黄宗羲编。收录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一县的诗，自南齐至明，以时代为序。（清倪继宗有《续姚江逸诗》十二卷，续至清代。）《临川文献》八卷，清胡亦堂编。收录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一文，自宋至清初，都采自专集，但有删削。《金华文略》二十卷，清王崇炳编。收录金华（今浙江金华地区）一郡之文，始自汉杨乔，迄于清徐腾，共一百十七人。崇炳自作亦辑入。

②《濂洛风雅》六卷，元金履祥编。选辑周敦颐，二程（颢、颐）等四十八个道学家的诗，而冠以《濂洛诗派图》。《广东诗粹》十二卷，清梁善长编。采辑上起唐、下至清的广东诗，凡四百十三家，一千五百五十余首。《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清宋弼编。采辑明代山东一省的诗，凡四百三十一人，体例全仿朱彝尊《明诗综》。③《三家宫词》三卷，明毛晋编。三家指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和宋王珪，各有七绝一百首。《窦氏联珠集》五卷，唐褚藏言编。收窦常、窦牟等兄弟五人的诗，各一卷。《吴越钱氏传芳集》二卷，明钱筠等编。收钱氏一家的诗，从钱镠起，到明钱淮，共六十二人，一百三十一首。《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明长洲（今江苏苏州市）文征明一家三代五人的诗，当亦文氏所辑。

以上几种实际上常有交叉，如专辑一地的总集中，有只限于一代的，象《浙元三会录》、《山左明诗钞》等就是。有不限于一代的，象《吴都文粹》、《广东诗粹》等就是^①。其他可以类推，不必列举了。

总集乙的流别更多，它可以因区分的标准不同而有各种类型。但为了避免繁琐，以下只按总集乙的发展历史把它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前期的总集。这一期，可以晋朝挚虞《文章流别集》、梁朝萧统《文选》、陈朝徐陵《玉台新咏》为代表。其特点是：（一）分体编选诗文；（二）有论或序，说明编选的旨趣。

挚虞《文章流别论》的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晋文》卷七十七。这些佚文，大都是论诗、赋、箴、铭等文体的，所以《晋书》本传说“（虞）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小序也说：“（《流别集》）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由此可见，《文章流别集》是“分体编录”的，并有说明各体文章源流正变的“论”。萧统和徐陵的书，也是分类的，虽然没有论，但都有序。序相当于论，因为两者的作用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一类的书流传至今的很少，但它的影响却很

^①《浙元三会录》不分卷，明杨守陞编。辑录浙江解元三次文会唱和的诗文，都是明宪宗成化年间所作。《吴都文粹》九卷，宋郑虎臣编。所收吴郡遗文，都是从范成大《吴郡志》中辑出的。

大，特别是在体例方面。后世的总集几乎没有不分类的，又差不多都是先定标准，然后才从大量的诗文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些都足以证明。

又一类是后期的总集。这一期，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时间既长，成书也多。其特点是：不仅收录作家的作品，而且还加上编者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这里又有几种情况：

（一）作者姓名之下，各有评论，并标举警句。象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等等，就属这一类。

（二）为作者作小传。上举《河岳英灵集》等书，评论之外，也兼载作者的字号、里贯、仕历，但都很简略。从姚合的《极玄集》起，总集才有比较详细的作者小传，可为知人论世之助，有些材料还可据以订补史书。这是很好的办法，后来的总集大多沿用。

（三）有批点标抹。评点古书之风起于北宋，用之于总集，则自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始。此后，楼昉《崇古文诀》、王霆震《古文集成》、谢枋得《文章轨范》等书相继并出，成为一时风气。到了明、清，这一类的书就更多了。

（四）圈点、句读、注释、评论、考证、小传兼而有之。这一类，可举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编的《古文渊鉴》、《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等书为代表。当然，上举各项，这些书里也不是全有，但大多数是具备的。

此外，象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既分类，每类

又有总序，每曲又有解题，可谓别具一格。但这种体例后来沿用的极少。

总集乙的模式大概不外上述几种。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①这是从编选的旨趣着眼来区分总集乙，也是一种分类法。

大凡比较著名的选家，操持选政，都各有宗旨，其去取决非漫无标准。如《文选》，选者就自称所选的文章重在能文，而不重在立意。又如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文就偏重论理，而不论文。就诗来说，如唐元结《篋中集》只取古淡之作，令狐楚《唐御览诗》则专收雍容谐雅者，五代韦穀《才调集》又以秾丽宏敞为宗；都各有特色，也都明显地反映出选者“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上引鲁迅先生的话，不仅指出总集乙有两种类型，而且也告诉我们要注意选者的意见（也即选者的文学主张），这后一点尤其重要。

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实缪荃孙代作）的附录里，有“群书读本”一项，为初学开列了必读书三十种。其中的《秦汉文钞》^②、《文选》、《六朝文絮》、《唐

^①《鲁迅全集七·选本》。 ^②《秦汉文钞》十二卷，明冯有翼编。收秦文二卷，西汉文五卷，东汉文三卷。

宋诗醇》、《唐宋文醇》、《古文渊鉴》、《瀛奎律髓》、《四六法海》、《花间集》等九种都是总集，差不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张氏说：“此类各书，简洁豁目，初学讽诵，可以开发性灵。其评点处颇于学为词章者有益。”鲁迅先生也曾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了一份研究中国文学的参考书目，共计十二种。其中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的《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两种也都是总集^①。鲁迅先生因此在《选本》一文里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者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由此可见，对总集的作用和影响，学者们是有充分估计的。

但是，正由于上文所说总集的编选者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鲁迅先生又特别告诫说：“读者的读选

^①《鲁迅全集八·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象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醅。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①鲁迅先生既肯定了总集的作用，又指出总集的局限，这是辩证地看问题，比较全面。我们今天读总集也应该具有这种分析的眼光。

(三)

总集的体例，上文结合总集的类型已经谈了一些，但还有一些也值得注意：

其一，编者对所选的作品可以增、删、移动。如《文选》卷四十《奏弹刘整》李善注说：“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足见李氏所补都是昭

①《鲁迅全集七·选本》。